

蒙古族旺貴二氏
漢文詩詞評介

■ 白 荫 泰 著

● 遼寧民族出版社



●作者白荫泰教授■

前 言

题云旺、贡二氏，都是内蒙古原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世袭札萨克，与喀喇沁左旗、中旗同属一祖。即：元太祖成吉思汗勋臣济拉玛之苗裔。^{〔1〕}因缺乏有关文献，对二氏功过是非等问题，本文尚不能作全面评论。笔者仅据手头现存国内外有限资料，以及较可靠的口头传云，^{〔2〕}简介二氏生平事迹，摘选二氏的汉文诗词，作简要评价。

我国少数民族中深谙汉文汉学者，并非只见于蒙古族。自古以来，我国各兄弟民族，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领域交往的长期过程中，历史地逐渐形成了大散居、小聚居和杂居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过程，乃是各兄弟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的过程；而这一局面的形成，又对各兄弟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的深化准备了更为有利的条件。这种情况，披览有关史籍，实

不乏其例。至于汉文化——诸如汉文汉语、汉学汉制以至汉俗民习等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更有其显著事例可寻。对这种相互影响的事实，应看作是各兄弟民族文化发展中的一种进步现象；也是由于上述局面所促成的必然结果。

文学，是以民族语言为第一要素的美学意识形态，又是按其本性而不受民族差异之界限，以至超越民族国家之壁垒而发挥其独特作用的一种美学成果。因此，具有历史的认识价值、深刻的思想教育魅力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文学作品，必定成为促进各民族文学的相互影响和发展的艺术典范，以至成为各民族所珍视的共同文化财富，这乃是文学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

从历史上看，就汉族文学对国内兄弟民族所产生的影响而言，或通过作品及其译本得到艺术享受，或从文学体裁形成、题材摄取、表现手法等方面取得经验，从而为发展本民族的文学创作得到借鉴，这乃是文学发展一般规律的体现。但也有其特殊的一面。下文主要谈这类情况。即：兄弟民族中深谙汉文汉学者——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文人庶士，还往往直接以汉文汉语作为写作工具，创作出相当可观的文学作品。诸如我国古代汉文诗词歌赋一类体裁，以现今文学观度之，作为一种表现手段，无疑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但在

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无疑也有其一定的活力或魅力，因而深得人们的欣赏和切磋琢磨，并有巨篇名著。随着时代的演进，尤以汉族与其他兄弟民族文化交往的加深，这类体裁又得到兄弟民族中谙习汉文汉学者的欣赏和模仿，并撰之成篇，且多有成例。

如，盛唐、五代吟诗成风的影响，亦延及北方民族地区。辽朝太祖长子倍，曾作《乐田园诗》，后又立木海上，刻诗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3]广为流传。而圣宗又“幼喜书翰，十岁能诗，”^[4]曾作曲百余首。随着汉文化的传播，契丹贵族多学作诗赋，如道宗所作诗赋，由耶律良编为《清宁集》；道宗宣懿后、天祚帝文妃（渤海人）亦有诗歌流传。经辽朝皇帝提倡，其贵族文人也多作诗篇集，如，皇族耶律隆先有诗集《闾苑集》，萧柳也作诗千篇，编为《岁寒集》。^[5]

在金朝，海陵王完颜亮在即位前即学作汉诗言志，笔力雄健。曾为人题扇：“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他南下侵宋时，在扬州赋诗，有句云：“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章宗皇帝曾兼习本朝语言小字及汉字经书，并以进士完颜匡、司经徐孝美等名士为侍读，^[6]乃是本朝皇帝中深谙汉文汉学而水平又最高的一人。他酷爱诗词，

作品甚多，而意境则近似宫体诗。如：“五云金碧拱朝霞，楼阁峥嵘帝子家。三十六宫帘尽卷，东风无处不扬花。”章宗也有以扇为题的词作：“几股湘江龙骨瘦，巧样翻腾，叠作湘波皱，金缕小钿花草斗，翠绿更结同心扣。金殿日长承宴久，招来暂喜清风透。忽听传宣须急奏，轻轻褪入香罗袖。”这首词把龙骨扇和宫女联系在一起，诗风纤巧绮丽，与海陵王的意境大不相同。在章宗倡导下，女真贵族官员亦多学作汉诗。豫王允成（世宗幼子）的诗歌，曾编为《乐山老人集》行世。而下至猛安、谋克^[7]也努力学诗。如猛安术虎珣〔xuán〕、谋克乌林答爽等亦皆同汉族士大夫交游，刻意学诗。^[8]迨至清朝，满族皇帝及宗室人等，可谓承先祖之遗风，谙攻汉学汉文及汉文书法，更蔚成风气。如康、乾二帝，即卓有成就。

元朝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实现了“輿图之广，历古所无”，^[9]达到了空前的大统一。忽必烈时代，已有 20 余种民族出身的各级文武官员为元朝服务。^[10]而又以元朝尊儒以事文治，曾以八目为治国大经，^[11]当时兄弟民族官员中，兼谙汉文汉学者更不乏其人。蒙古人兼习汉文汉学，盖亦以元朝之建立前后为滥觞。服务于元朝的兄弟民族官员或文人、作家中，深谙汉文诗、词或散曲，并多有佳作者，更大有人在。摘述数例。^[12]如：

金末元初著名文学家、鲜卑族人元好问
(1190—1257) 的《山居杂诗》:

瘦竹藤斜挂，
丛花草乱生。
林高风有态，
苔滑水无声。

这首诗，写山中花草、树木、风色、溪水等景物的天工配合之优美；两联均成工对，情趣淳朴、自然。

元初杰出的政治家、契丹族人耶律楚材
(1190—1244) 的《过济源登裴公亭》:

山接青霄水浸空，
山光滟〔yàn〕滟水溶溶。
风回一镜揉兰浅，
雨过千峰泼黛浓。

这首诗是描绘作者路经济源(今河南省西北部)登上裴公亭(为纪念唐代学者裴休而建的亭子)所见到的山光水色，形象鲜明。后联成工对，动词“揉”与“泼”用得尤为生动。

元朝军事家、元军攻灭南宋时的统帅、蒙古族
人伯颜(1237—1295)的《过梅岭冈留题》，是

作者于 1276 年统帅元军进攻临安(今浙江杭州)，
灭南宋后的作品：

马首经从庾岭回，
王师到处悉平夷。
担头不带江南物，
只插梅花一两枝。

梅岭即大庾岭，是江西、广东交界处大山，五岭之一，并以山上的梅花著称。这首诗是伯颜得胜班师，路经梅岭时的题诗。用词得句着实，首联写得胜回师的喜悦，后联表现了作者清廉的胸襟和风度。

元朝泰定年间进士、河北廉访经历(官名)、
蒙古族人萨都刺(或记 1300—?)(或记 1308—?):
著有《雁门集》(雁门，今山西代县)。他的诗清新俊逸，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如《上京即事》
(选其中二首)：

牛羊散漫落日下，
野草生香乳酪甜。
卷地朔风沙似雪，
家家行帐下毡帘。

紫塞风高弓力强，
王孙走马猎沙场。
呼鹰腰箭归来晚，
马上倒悬双白狼。

《上京即事》，是作者着意描绘在上京（即当时的开平，亦称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闪电河北岸）所看到的事物。其一描绘了北方人民放牧劳动的生活场面和辽阔苍茫的草原风光。其二描绘了塞外兄弟民族奔放豪迈的狩猎活动。萨都刺的词作也颇有名。如，《满江红·金陵怀古》：^{〔13〕}

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
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王谢堂前
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深、寂
寞打孤城，春潮急。

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
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玉树歌残秋露
冷，胭脂井坏寒螿〔jiāng〕泣。到而今
只有蒋山青，秦淮碧。

按作者晚年寓武林，常游历山水，这首词可能是在漫游金陵（今南京）时所作，并回忆古人、往事，借山川景物以凭吊故国元朝。如果是，则可以推测：作者卒年最早也在明朝初年。

回族入丁鹤年（1335—1424）：其家世仕于元

朝，是元末明初诗人。著有《丁鹤年集》。他的诗精于韵律，长于抒情。如，民歌形式的《竹枝词》：

水上摘莲青的的，
泥中采藕白纤纤。
却笑同根不同味，
莲心清苦藕芽甜。

这首诗，首联成工对，形容词词尾“的的”与“纤纤”又用得生动妥切。是一首有风趣的古代儿歌。

在元代诗坛，还出现了“散曲”，是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它吸收了西域和女真等民族的曲调，比诗词更为通俗易懂，声调也更为丰富新颖。作家中包括了各民族的文士，这也是元代散曲的显著特点。^[14]如，维吾尔族人贯云石（号酸斋，1286—1324），曾任元朝两淮万户达鲁花赤及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精通汉文，所作散曲，多豪放清丽。他与元曲作家徐再思（号甜斋）齐名，后人合辑其作品，称《酸甜乐府》。^[15]

以上所引数作，只是辽、金、元三代兄弟民族大量汉文诗词作品中几个有限的实例。迨及明、清，以至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的汉文

作品，包括其他体裁和名著，更不乏其例（因本文所拟范围，从略）。

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中有云：“诗言志，歌永言”，“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16〕}从上述诸氏汉文诗词作品之实例看出：除各有千秋，其感物言志，运用诗律、词牌，可以说与唐、宋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一脉相承；遣词用句，更不悖汉文，与汉族的作品相比，并无异样。所不同者，只是：这些非汉族的文人、作者，都曾谙习了汉文、汉学，并直接运用汉文创作出了自己的诗词作品。其所以如此，是由于：汉文诗词歌赋这类体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文学的一种表现形式，确实也有其一定的活力和魅力，所以也为一些兄弟民族的文人、作者所酷爱。再则，诗词乃是一种“饱和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17〕}的文学体裁；各兄弟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长期与汉族交往交流的过程中，在对事物的心理反应方式上，感情或情感也逐渐接近，或者说体现了一种“交融”。所以，他们的文人、作者直接用汉文诗词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也是很自然的。而这一现象，也正是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的重要课题。

文学，也是反映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精神文

明的重要标志和成果之一。搜集、整理、研究我国历代兄弟民族的汉文文学作品，研究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文学相互影响和相互交融的现象，不仅为进一步探讨作为多民族国家的我国文学发展规律问题所必需；对于我国民族学的研究，对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文化关系发展史的研究，对于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这一重要课题的探讨，都将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旺、贡二氏，都是历史上内蒙古喀喇沁部世袭王公贵族，也是清朝宗室的姻亲。披览研究二氏的汉文文学作品，对进一步了解喀喇沁部与清皇室的关系，以及喀喇沁部近代至现代初期的文化发展状况，对编纂今喀喇沁旗所属地区的地方史志，也都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着上述管见浅识，下面结合旺、贡二氏的生平，摘选评介其部分汉文诗词作品。

作者白荫泰

1986年元月于北京

附笔：承蒙辽宁民族出版社将本文付诸刊行，并将另一篇有关拙述作为附录。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1988年12月

目 录

前言	1
一、旺都特那木济勒	1
二、贡桑诺尔布	37
注释	65
三、附录：试论贡桑诺尔布的世界观、 政治观和他的教育思想观点	68

旺都特那木济勒

旺都特那木济勒（以下简称旺王）：其卒年为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按其诗文某些内容推测，生年当在1820年至1830年（道光十年）期间。娶清朝皇族礼亲王胞妹为福晋，领和硕额駙称号。^{〔18〕}袭喀喇沁札萨克多罗都楞郡王，后又晋亲王衔，命御前行走。^{〔19〕}兼任内蒙古卓索图盟盟长，按清制每年进京轮值年班。^{〔20〕}他一生按清朝有关则例管理本旗、本盟事务，或遵行清廷特谕指令。有无创新政绩，尚缺可靠文献据以引述。素称旺王嗜赏歌舞，癖爱京剧。曾由北京购置精工京剧服装道具，聘请京剧教习琴师，从旗民中选进善于角色者定为梨园弟子，学习京剧艺术。并于王府内修筑戏楼，题额曰“燕贻堂”，专供欣赏歌舞、京剧之用。相传他对差役、梨园弟子人等多有清规戒律，属下常有奚落之言，称他为“赫出王”（蒙语，义“厉王”）。看来，多囿于旧制，

“新政”未施，而“秕政”难免。

但旺王府内亦有藏书院。他博览典籍，讽咏篇章，精通蒙文藏文，深谙汉文汉学。工诗词，嗜吟咏，颇有成就。其《检书有感》口占中序云：“先王考喜文墨，每岁自京归，购求古今书籍数千卷”。又有诗句“先人手泽有余香，案上常留翰墨光”。可知，其父、祖辈亦喜文翰，好学问，古今珍藏甚多。旺王自幼承其先王学风，并以身作则，教子甚严。其诗词作品，曾由长子贡桑诺尔布整理，辑为《如许斋诗稿》，用宋体字付梓，京华印书局刷印问世。包括古风体和近体诗词百余首，有五、七言律绝，有辘轳体和短章，亦有即兴、口占、口号或奉和之作。形式多样，不拘一格。

对本《诗稿》，旺王同代人曾为之撰《序》评论。如，礼亲王世铎氏之序云：“原夫诗之为道，凡宇宙间禽鱼草木、鸟兽山川，触目兴怀，皆足为讴吟之助。如集中从役之什，即景之作，铺陈排比，缘物赋形，固彬彬乎艺苑之正声，骚坛之逸轨可传也。抑更有说焉，主人^[21]爵列屏藩，身居环卫，而公余之暇，顾扬芳摘〔chī〕藻，哀〔póu〕然成帙若此，是非笃志诗书、结习文翰，能若是乎？以视世之佔毕推敲、俚青妃白者，固不可同年而语矣。”又，喀喇沁辅国公那苏图氏之《序》云：“乍窥半豹，如睹全牛。缅其慧辨四声，

微探三昧，沉浸乎汉魏、超越夫宋唐，匀碧裁笺，击唾壶而应节，寸红刻烛，敲铜钵以联吟”，“含二杜之光芒、温文尔雅，步三苏之矩范，飘洒如仙”。“且是集体裁毕具，花样不同。五言为骚客之长城，七律亦诗人之捷径。而行行宝唾，字字华星，捧简诵来，直如在华阴道上行，有令人应接不暇之势”。如果说他是效法古人，见贤而思齐焉，尚无不可。所谓“超越夫宋唐”云者，乃是恭维之词，未免欠妥。然而，关于旺王工诗词，嗜吟咏，触目兴怀，确有佳作的事实，也可从二氏的评论中略知一斑。

本文笔者认为：正如旺王在旗政旗务上多囿于旧制，这种局限性也表现在他的诗词作品中。他的作品所反映的思想，基本上看不出有什么革新图强的明显抱负。但是，作为兄弟民族中酷爱汉文诗词者，他不仅效法了古人，而且运用汉文能挥翰自如，吟咏成篇，其诗词也大多是严于格律，生动流畅。通晓汉文，本非易举。他谙习汉文汉学能做到这一步，的确难能可贵。

编入《如许斋诗稿》中的诗词，反映作者在公余之暇读书作画、欣赏山水、静坐自思、陶冶情操等方面的即兴即事一类作品占相当数量，题材也甚多。如，《闲居杂咏》：

草铺三径翠，

竹罩一庭阴。

幽趣连朝暮，

弹琴涤俗襟。

鸟送栏边声，

云移池上影。

不惟养性天，

自爱山居静。

喀喇沁王府附近，有福会寺、龙泉寺、善通寺等多处喇嘛寺院。有的坐落在峰岩地带，山峦环抱，风景秀丽。寺院近处，有景物别致的庭院，供旗札萨克、贵胄或高僧等休养闲居时享用。上面摘引的一组诗，就是作者在这类庭院一度闲居时的写照。首联各成工对，描绘了长满绿茸茸小草的三径（泛指小径）和秀竹的罩阴，并把鸟声和云影的动态，同静物池水和栏竿巧妙地联系起来；尾联，反映了作者涤除俗气以陶冶雅性的意向。又如，《焚香》，也是属于这一类作品：

垂下水晶帘，

名香且自添。

金炉飘馥馥，

玉篆袅纤纤。

一缕消尘虑，

千丝却暑炎。